



愛情小說

清閒塵夢

qing xian chen meng

梁晴 著
江蘇文藝出版社

讓我與你握別 再輕輕抽出我的手 知道思
念從此生根 熱淚在心中匯成河流



閒夢 清塵

梁 晴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清 闲 尘 梦

作 者：梁 晴

责任编辑：黄小初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48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124,000 199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56—2/I·338

定 价：2.4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愛情小說

系列作品

午夜鷄尾酒

黃蓓佳 著

何處歸程

黃蓓佳 著

冷月無聲

梁 晴 著

清閒塵夢

梁 晴 著

霧水情緣

王心麗 著

責任編輯 黃小初

封面攝影 李玉祥

封底攝影

環襯繪畫 胡 芑

ISBN 7-5399-0356-2

I · 338 定价: 2.40元

1 尹松果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喜欢对种

种的事物下结论。对于梅谦石和简莹的这一段故事，她得出一个结论，说特别的缘份必是来自天赐。当然她还有下一个结论：天善妒而天赐的缘份必然有因无果。这已经说的是后话。

八〇年的二月间，梅谦石应邀到南京大学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很热闹的思想讨论会，当时何洗尘恰好在南京一年一度地探望老母。何洗尘家在上海路，离南京大学非常近，梅谦石便时常到何洗尘家里去坐一坐。梅谦石很喜欢何家那种游子归来的人间气氛。

在新疆支边的时候，梅谦石和何洗尘便是朋友，那时候梅谦石是团部的宣传干事，何洗尘是团部卫生所的卫生员。后来他们一块儿考到武汉去念书。梅谦石是中文系的研究生，何洗尘在同一所大学的病毒专业念了四年本科。

再后来，他们先后留校，就在那里安身立命。

梅谦石和何洗尘的友谊，表面上看起来聊胜于无，是所谓真正的君子之交。

何老太太动辄便抱怨：“你们俩，无论谁给我生个孙儿孙女，也算是真有一份孝心。”可见老太太早就不把梅谦石当作外人。梅谦石的母亲早逝，父亲在山东的老家当了大半辈子走乡的铁匠。老爷子不喜欢有个固定的家的概念，哪里有一盆好炉火，有几盅好酒，有相好的女人，哪里就是临时的家。

那一天，冷雨兼细雪，春寒逼人。两个人突然兴起，骑车去逛老远的栖霞古寺。梅谦石自有他的理论，认为古寺当在冷僻之处，人迹罕至时，方不失为一方净土。香火鼎盛、随缘功德，说到底，总带着俗界的功利气息。

栖霞寺那一天果然非常之清净。

何洗尘认识寺中的一位老和尚。老和尚文革中被迫还俗的时候，曾经在上海路菜市场附近靠卖葱姜度日，和何洗尘已经去世的父亲常在一块儿下棋。

老和尚正在独自枯坐，忽见客至，自是十分欢喜，邀至禅房，用好茶相待。只见半明半暗的禅房中，拢起一盆好炭火，火盆正中的铁支架上，用陶壶煨上了浓浓的铁观音。

三人闲谈片刻，茶开了。茶香一时四溢，

顿使禅房暖意融融。老和尚斟上茶来，何洗尘正待细品，梅谦石已经一盅热茶豪饮下肚。飞快地连饮三杯，他以手抚胸，道：“这三杯滚烫的茶水下去，总算暖和过来了！”何洗尘笑道：“可惜了一清师傅的上品铁观音了。”老和尚笑笑道：“无妨，无妨。”又为梅谦石斟上一杯，梅谦石便端了这一杯茶暖手。

何洗尘向老和尚介绍梅谦石，说他是六十年代初边塞诗的一位奇俊。梅谦石笑道：“年少血旺时的勾当，哪里值得一提！”老和尚便连连地道“幸会”，于眉飞色舞间，吟诵几句边塞古诗，“风掣红旗冻不翻”之类。

炭火哔剥，陶壶徐徐地喷吐水汽，茶香仿佛把禅房杏黄色的门帘濡染得有了几分诗意，在这样的氛围里谈论大漠狼烟，长河落日，情感上的落差特别明显。隔着窗玻璃望出去，禅房的廊檐下堆满了零乱的建筑材料，刚刚修复的古寺又待进一步的扩建，很有点曾经败落的大户东山再起的浮夸味道。老和尚捧来一堆纪念品逐一展示，拿起一串玛瑙佛珠要他俩看，笑道：“这是我去年在香港参加佛教活动的时候，泰国的佛教界朋友送的。”

趁老和尚暂时告退，梅谦石便对何洗尘笑而不止，说：“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中写到的那座寺庙，今天总算得以一见了！”何洗尘边喝茶边笑：“那座寺庙怎样？”梅谦石道：

“‘盆树充庭，诗画满壁，鼎彝盈案’，寺中老僧‘盛服而出，款曲之际夸示交游，侈陈朝贵’。”何洗尘笑问：“那又怎样呢？”梅谦石说：“龚炜下一断语曰：盖一俗僧也！”何洗尘呵呵大笑：“既然清代便不乏俗僧，今天有俗僧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笑间老和尚已来邀他们去寺内参观。一行三人步出禅房，沿偏殿的回廊前往大雄宝殿，只见寂寥的庭院中，雨雪早已打湿了古老的青砖甬道。

大雄宝殿正门的台阶下，一尊紫铜的半人高香炉冉冉地飘散着淡淡的香火，那在淫雨冷雪中挣扎的薄薄的火焰，有一种凄清的意味。

一青年斜斜地撑着伞，试图遮挡由殿侧吹来的阵阵北风，伞下一位灰色套装的女孩子，双手环握粗粗的一束香，举在飘忽的火苗上点。细细的雨丝纷纷的雪粒，在他们四周打着旋。这样一幅画面，确实动人心弦。

灰濛濛的天地，阴冷的寺庙，稀薄的香火，焚香的年轻人，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哀伤的格调。

跨进大殿，举头便见新塑的释迦牟尼金像，梅谦石道：“佛祖，久违了。”拱手便作了个揖。老和尚自然不便附和，双手合什，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便忙忙地引他们去观赏十八罗汉。转到后殿，只见盛装的观世音身披薄如

蝉翼的白色丝织物端立莲花座上，笑吟吟地俯视众生。观世音身后的帷幕里有各种各样的彩塑。每一个彩塑有一个佛教故事，老和尚不免逐一讲解，两人倒也听得津津有味。何洗尘笑笑说：“还是观世音的世界热闹。”梅谦石点点头：“可不！”说罢背着手走开去，满大殿地独自转悠。

一会儿便听见梅谦石招呼他们，两人循声过去一看，原来大殿角落悬挂的大钟下面陈列了许多牌位和大大小小的单人照片。老和尚道：“这是在为死者超度亡灵呢。”梅谦石不太明白，问：“照片也是死者的吗？”老和尚点头，道：“阿弥陀佛。”梅谦石和何洗尘均有点毛骨悚然。照片上的人无不栩栩如生，尤其一位年轻的男子，眼神里满是活泼泼的生命的色泽，教人不相信他已经永离这个熙熙攘攘的尘世了。

“生与死，其实只隔一层纸。”老和尚牵着梅谦石的袖子，附耳道出这一句警世之言。一时间，连梅谦石也不免相信起生命的荒谬与不可知来了。何洗尘是学医的，一向是比较理智，说话也不免带有理性色彩：“一切的偶然性都包含着必然性，死亡也是如此。”梅谦石道：“噢？愿闻明教。”何洗尘指着小伙子的照片：说，“如果他是骑摩托车出了车祸，那一定是他性格里有一种争强好胜追求刺激的成

分……” “如果他是病死的是呢？”何洗尘道：

“那一定是因为他的机体内一向缺少对某种疾病起抗御作用的基因。”梅谦石问道：“你是说，死亡有规律可循？”何洗尘点头道：“是的。”“那么命运有规律可循吗？”何洗尘答得很肯定：“一切命运的悲剧都是性格的悲剧。”梅谦石侧目道：“你在医院里整天摆弄什么鬼病毒哟！你还不如上哲学系去开门课。”何洗尘微微颌首：“岂敢。”老和尚笑道：“或者你可在老衲这里摆个摊为香客占课问卦。”梅谦石、何洗尘均笑起来，梅谦石大赞这是好主意。

老和尚旋即请他们去藏经楼。

跨出门槛，看到女孩子手中的香束已经明明暗暗地燃着了大半。女孩依然悬着肘不断地转动香束，想必是要把它们全部点燃。风向变化无常，男孩子撑伞撑得很吃力，香烟时而浓浓地袭向女孩子，女孩子便吭吭地咳着。

藏经楼其实是两人此行的主要目的地。上得楼去，梅谦石却显得颇为不耐烦。粗略地看了一眼，三人便依次从狭窄的木楼梯上走下来，老和尚随手拉上雕花木门扉，落上大锁。穿堂里的风比庭院里的要强劲得多，仰头看去，连悬挂在廊檐下用以撞击大钟的彩雕大木鱼，也在风中微微地晃动不已。

梅谦石抱怨说：“该是艳阳天的季节了，”

忽又变得这么冷！”

何洗尘不以为然：“要不怎么说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呢？回去等我给你找一件厚一点的毛线衣。”

正殿的阶下，香束已插在香炉里。女孩子垂首站在大殿里，不知在祈祷什么。男孩收了伞立在一侧。他们的背影嵌在阴森的殿门里面，显得单薄。

他们到底在祈祷什么？

升学？婚嫁？求职？

参观过侧院的舍利塔，他们便去斋堂等待开上素斋。老和尚笑着告辞：“老衲片刻之后将有佛事要做，不再奉陪。素斋开上，二位自用便是。”说罢抽身告退。只剩下两个自己人，一时间倒觉无话可说。梅谦石百无聊赖，摸出烟来吸，何洗尘便仔仔细细地用餐巾纸把两人的餐具揩擦一遍。

忽闻钟钹齐鸣，偏殿里果然开始做佛事。梅谦石一跃而起，冲出斋堂，赶往偏殿去看热闹。在拐角的小门门口，他与迎面而来的女孩子结结实实地对撞，梅谦石赫然看见她脸上纷纷滚坠的泪珠。

梅谦石怔怔地看男孩尾随女孩子奔去。雨下得又紧了些，檐水呜呜咽咽地倾泄在栏下的花圃里，几株一串红在冷风冷雨里冻得瑟瑟索索。

梅谦石是个一向被女孩子们追逐的人物，以致于退化了他在感官上对异性的关注。此刻悸动他的并非是女孩子的五官容颜，而仅仅是那些在光洁的面颊上似珍珠般滚落的泪珠。

梅谦石时年已过不惑，对于女人的哭他不是没有领教过，因而他格外惊诧，世上果真有如此圣洁的泪珠吗？

怎么能怀疑它的圣洁呢？

梅谦石循着钟钹之声来到偏殿，看到一清师傅已经披上了袈裟，与众和尚按部就班地做佛事。五大三粗的孝子遵循着指点三跪九拜，他的脸上一派愚钝。

钟钹声中，梅谦石眼前不断地滚落着女孩子脸上晶莹的泪珠。

他终于肯定女孩子并非为生者祈祷，而是在祭奠亡者。否则，别人的佛事不至于令她如此触景生情。

回到斋堂，菜已开上良久而热气无多。何洗尘待他坐下方才举箸，然而两人吃了俄顷依旧未觉果腹。

何洗尘也是无话，只是频频地为梅谦石布菜。喝罢了一勺香菇菜心汤，他指一指屏风外，对梅谦石示意道：“喏，你看。”

梅谦石看去，男孩和女孩在斋堂的角落里，垂首相对而坐，桌上放有两菜一汤并两碗饭，女孩子饮泣而不动箸，男孩子便也乖顺地

坐在一侧不吃不喝。

梅谦石和何洗尘对自己满桌的残羹剩菜生出了几分莫名的愧意，恰好两碗热腾腾的素面送了上来，两人草草地吃完，赶紧走出斋堂。

佛事已经停止了，和尚们边聊着天走出偏殿，边往下解身上的袈裟。一清师傅遥遥地与他们打招呼：“吃过啦？”

何洗尘谢过老和尚，便领梅谦石去参观千佛岩。

出得古寺，虽然感受到一股旷野的寒瑟，但是两个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山上的路已经很有几分泥泞，然而满山的萧瑟与残缺斑驳的千佛岩浑然天成，构成一种整体的和谐。梅谦石将千佛洞逐一地看过去，肩头渐被雨雪打湿，他亦不觉。何洗尘立在树下躲雨，说：

“最末一个洞里的佛，你看看是谁？”梅谦石便探头向最贴近岩壁的一个洞里去看，却见逼仄的洞里满登登地站着手举凿和榔头的石匠，洞里一股人尿味。梅谦石笑道：“忽然之间来了一个现实主义。”何洗尘很认真地讲解开了：“传说石匠凿完九百九十九个佛像，期限已到，于是他便站到最后一个洞里去，化身为佛，连手里的工具也没来得及放下。”梅谦石不由得笑道：“肉身凡胎敢去充佛，他也够思想解放的。”何洗尘笑着接腔：“石头泥胎均能为佛，人何以不能？”

说说笑笑之间，两人下得山来，取了自行车，驱车回城。热闹的城区渐入眼帘，两人谈论的话题愈加多而杂，也就慢慢地淡忘了那对哀伤的女孩男孩。

梅谦石第二次见到女孩子是在两年后的深秋。那一学期他上大课《中西比较美学》。阶梯型的教室逢到他的课总是人满为患，迟来的学生有时就垫一本书坐在过道的阶梯上。

梅谦石讲课“目中无人”。校方对他破例，允许他讲课时吸烟。就见他虚含着烟卷的手在空中指划着，口若悬河，渐入佳境。几乎所有的讲师对分配给自己的课时都抱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从学生熬过来的人，一下子又跌进课堂，而且是“无期徒刑”，真有永难再见天日的委屈。梅谦石不同，平时在校园里出现，风采绝对平平。新生被人引见之下，多半会大失所望，不止一个新生背地里耻笑过他的微微内圈的难看的长腿。但是只要一上讲台，梅谦石的情况顿时改观。迷恋他的学生们几乎全都认为讲台上的梅谦石全身笼罩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光环。梅谦石讲起课来物我两忘，才思奔涌，一泻千里。同事说他此时的状态可谓真正的“天人合一”。

梅谦石的讲义通常很薄，有的时候只有一两页边沿打有装订孔的横条纸，然而不知不觉三节课下来，勤勉的学生已经记了厚厚的一沓

笔记。这些笔记洋洋洒洒蔚为壮观，读来看看全是触类旁通的好学问。

梅谦石的这种即兴发挥式的讲课，使他许多闪光的思维火花稍纵即逝，连他自己也未来得及领悟便成为永远遗憾的惊鸿一瞥。他倒也并不试图抓住它们。当时的堂堂中南大学有名声赫赫的五大才子，梅谦石是公认的五魁之首，但是校方破格提拔了一次副教授，其他的四位才子统统顺利过关，唯有梅谦石独徘徊。说起来非常简单，原因皆在梅谦石没有一本自己的专著。

要梅谦石坐下来写文章很难。当他面壁枯坐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才思都跑得无影无踪，每一行字写出来都十分的艰涩。梅谦石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无从解释。

爱好讲课的梅谦石很容易有哗众取宠之嫌，其实诱惑他的仅仅是黑板前的那一方讲台，而非讲台下的人。阶梯座位上黑压压的脑袋对于他或许起着与烟卷同样的作用，他只需要下意识地感觉到烟卷的存在，而不一定非拿来过瘾不可。在他的概念中，他的学生便是那片黑压压脑袋的整体。单个的脑袋则如烟吸过以后偶尔飘落在衣襟上的烟灰，对于他几乎没有意义。

他永远记不清他弟子的面孔。何况他的弟子实在是太多。中西比较在当时是非常热门的

课，而他的课又讲得才华横溢。每学期，选他课的学生数都呈几何数增长，他慢慢地学会了不去劳神记清他们的姓名和脸。

若非是弄成了这样的散淡作风，何至于简萤在他的讲台下听了大半学期的课，他却一无所知呢？

梅谦石讲课不喜欢“拖堂”，铃声一响立刻打住，宣布“下课”。大学生们的心理很奇怪，碰到喜欢“拖堂”的老师，他们会百般作怪不予配合，甚至在抽屉里把碗勺敲响成一片，好象再不下课便要立刻饿死。梅谦石的痛快结果引来的便是学生的“拖堂”，每每宣布了下课，学生们不往教室外走，却一涌而上，团团围定他的讲台。

讲完课的梅谦石，身边永远簇拥着他的狂热弟子。

这一天，师徒们亦步亦趋地出得教学楼，忽见天昏地暗，大雨将至。学生们无心恋战，大部分人转眼间便作鸟兽散。自然有忠实的弟子坚持要护送他回家，梅谦石被纠缠至牛奶铺附近，告饶道须饮一瓶牛奶长长精神，弟子们方彻底告退。

他刚捧起一瓶鲜奶，雨脚便欢快地踏响了门前的泥地。

牛奶铺不过是座简易的小棚。平时学生们买了奶，会拿到门前去吸，边吸边浏览路边的